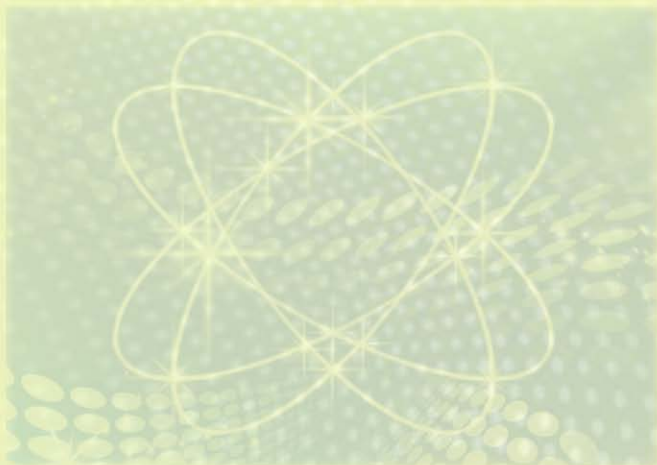


世界伟人传记丛书

永乐大帝朱棣

杨发兴 主编



延边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伟人传记丛书 / 杨发兴主编. ——延吉: 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2. 8(2007. 12 重印)

ISBN 978-7-80648-845-4

I. 世… II. 杨…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8211 号

世界伟人传记丛书——永乐大帝朱棣

主编: 杨发兴

责任编辑: 张光朝

责任校对: 李秋根

版式设计: 李宏

出版发行: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363 号, <http://www.ybcbs.com>)

印刷: 北京奥达福利装印厂

开本: 787×10921 / 16

印张: 360

字数: 300 千字

印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48-845-4

定价: 576. 00 元

前言

明成祖朱棣(1360~1424)。明朝第三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生于应天(今江苏南京)。洪武三年(1370)，受封燕王。

朱棣善于韬光养晦，卧薪尝胆，在就藩北平的十九年中，他借镇边扫北之机，在为国立功的同时，私蓄日后能为自己夺取皇位拼死效力的文臣武将。为了网罗人才，他不惜放下架子，以朋友之情礼遇，甚至割爱将镇藩之宝东珠送人。对于铁铉、方孝孺、景清几位闻名天下的大儒，朱棣真正做到了礼贤下士，尽管遭到过他们的拒绝和奚落，他照样表现出了相当的耐心和真诚，他要让天下的读书士子看到自己的求贤若渴之心。在这方面，他是成功的，否则在他篡位之后，就不会有上百位的前朝骨鲠之臣自愿为其所用，包括分外傲慢的大才子解缙。

同时，永乐大帝朱棣是个颇有争议的皇帝。他功勋卓著：他组织编修了内容浩繁规模宏大的《永乐大典》，开创了世界文化史上百科全书编纂的先河；他建造了当时世界文化史上最强大的海军，七下西洋，使海上丝绸之路达于鼎盛；他五次亲征漠北，维护祖国统一，病死征途……但是，永乐大帝又以残暴闻名：凶杀成性、冷酷无情，特别是他残杀建文遗臣时极尽酷刑之所能，也是历史上无人能及的。他命人将铁铉的耳朵和鼻子割下来煮熟，然后塞入铁铉口中；他为著名学士方孝孺定了史上从未有的“杀十族”的酷刑，为了凑足所谓“十族”，把方孝孺的学生和朋友都诛杀了；他疑心王贵妃死于投毒而制造冤案，一口气杀了六百余人……

永乐大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在明朝诸帝中，其丰功伟绩恐怕无人能与之匹敌：征漠北、平安南、通西洋、修大典、

建北京，就这样缔造了一个“永乐盛世”。人必有是非功过。本书以精练的语言为读者朋友逐层揭开了永乐大帝神秘传奇的一生。

目 录

第一章 东宫烟雨.....	1
第二章 清冷的上元节.....	22
第三章 生母之谜.....	47
第四章 紫虚观传奇.....	71
第五章 太子之薨.....	89
第六章 无奈的选择.....	119
第七章 血里浮起新“储君”.....	147
第八章 洪武皇帝的最后岁月.....	163
第九章 遗憾的诏书.....	177
第十章 “削藩”第一刀.....	195
第十一章 端礼门兵变.....	222
第十二章 燕风劲舞.....	245
第十三章 真定之役.....	265
第十四章 受皇上“推毂礼”的大将军.....	289
第十五章 大宁之盟.....	312
第十六章 老将本色.....	347
第十七章 血溢白沟河.....	381
第十八章 铁血济南.....	405
第十九章 兵败东昌.....	428
第二十章 殉国前夕.....	446
第二十一章 金川门之变.....	476
第二十二章 壬午之难.....	502
第二十三章 建文逊国.....	528
第二十四章 皇家也有难念的经.....	554

第二十五章 三千文士与《永乐大典》	584
第二十六章 三保太监下西洋.....	609
第二十七章 魂断榆木川	631

第一章 东宫烟雨

一

对皇太子朱标来说，洪武二十五年(公元 1392)春天，是最烦人最痛苦的季节。

但他也不曾想到，这是他在人世间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

新春正月，恰是“千门万户瞳瞳日，却将新桃换旧符”的时节，帝都应天城内洋溢着一派升平景象。战火早已远去，人们在废墟上建起了比“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的古金陵更显雄伟的应天新城。街衢店肆焕然一新，士庶商民摩肩接踵。到处炸响着爆竹，到处飘溢着酒香。秦淮河上更是彩灯映粉面，丝竹伴桨声。连一向苦惯了的引车担浆者流，那冷了一冬的脸上都绽现出春意盎然的微笑。

但是，皇太子朱标却感受不到这春的气息。

太子所居住的东宫谓“春和宫”，也可称为“龙兴宫”，在这里听不到鞭炮，也听不到喧哗笑语。因为防卫的需要，殿内向来不植花木，故而不可能看到枝头的花蕾或新绿。在这里你只能根据寒暑的变化来判断冬春四季。

惟一能使朱标意识到节日气氛的，便是过春节比平常更繁忙更劳累了。

朱标所处的时代，朝廷尚没有颁布春节休假的制度，君臣们照常上朝。在这点上真不如普通的老百姓活得舒服。

朱标为朱元璋的嫡长子，系孝慈高皇后马氏所生。他自洪武元年正月被立为太子，迄今恰好二十五个春秋。洪武十年，因朱元璋颁诏：“自今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国家一般政务实际上已落到

他的肩头。又因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一职，析中书省之政以归六部，六部之奏直达圣裁，所以太子的公务就特别繁忙。每日案牍如山，闹得他宵衣旰食，席不暇暖，任是铁铸的躯体也架不住日锈夕蚀。更不用说，他的身体本就不强，兄弟之中最显孱弱，故而虽四十岁刚过，正值如日中天的盛年，却已渐渐觉得力不从心了。

遵照《周礼》并沿袭历朝规矩，从“正旦”夜漏未尽七刻钟鸣，皇帝及在京文武群臣在奉天殿行大朝仪，大家互相拜年；拜年而后又于谨身殿大排筵宴，君臣举觞同贺；再而后浩浩荡荡前往太庙祭祀皇帝的祖宗及配飨的功臣英魂……最隆重最繁琐的则是大祀天地。祀前斋戒七日，使其以整洁之身面对神明。到了大祀之日，又是戴月起床，冒寒出宫，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连同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五岳、五镇、四海、四渎及风云雷雨诸神都已祀过，皇太子略松口气，已然卧床难起了。

所以，上元灯节的前夕，宫内即悄悄地流传着太子得病的消息。却只见太医们一遍遍被召进东宫，又各自冷着脸子回去。据说只是“偶感风寒”，但吃的什么汤药，却严格保密，无人能够知晓。

当然，不可能瞒过所有人。太子妃吕氏即是晓得病情的一个。

这一日，姓左的一位年长御医给太子把了半天的脉，而后说句：“不妨事的，将息数日便好。”然后开了药方，无非人参、黄芪、甘草、白芪之类。待向太子床前跪辞过，拿起医包走到廊前的时候，却被太监唤了回来，说吕娘娘有话要问。御医便又躬着身退回。在西厢房里，隔着纱幔与吕妃唧咕了几句。吕妃忍不住呜咽起来。后来，送走了御医，吕妃重新洗了脸匀了面，等再至太子榻前，已是笑意盈盈了。

不一会儿，汤药已然熬好。吕妃便用一只耀州窑的白瓷刻花碗盛了药汤，一匙一匙，亲自喂进太子嘴里。

“没事的，”吕妃说，“御医只是嘱咐你注意歇息。‘三分医，七分养’呢。”

“你拿药方我看。”太子说。

他看了药方，果然也没有什么，随手扔在一边。又问随侍的太监：“刚才我打盹儿的工夫，可有人来过吗？”

太监说：“是秦王遣一位姓莫的长使来过。”

太子便有点警惕：“秦王府的人？来做什么？”

“说只是代秦王问太子的春安。他自己不方便来，否则早就专程拜年了。”

太子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他都说些什么？”

“莫长史也没说什么。只是说，秦王感谢太子殿下的关照。”

太子便闭上眼睛，且挥手让他们退出。

太子呻吟似地长叹口气，心里怨道：

“朱校啊朱校啊！我这病恰是你折腾出来的呀！”……

二

太子的病的确与秦王有关。

洪武帝共有二十六位皇子。乃是：太子标、秦王棣、晋王栢、燕王棣、周王棣、楚王楨、齐王樽、赵王杞、潭王梓、鲁王檀、蜀王椿、湘王柏、代王桂、肃王模、辽王植、庆王口、宁王权、岷王楸、谷王穗、韩王松、沈王模、安王楹、唐王口、郢王栋、伊王口。最后一位皇子楠，刚刚满月便夭殇，故未册封。

以上二十六位皇子之中，秦王棣、燕王棣、晋王栢、周王柿、楚王桢、齐王樽、赵王杞、鲁王檀为洪武三年册封。而蜀王椿、湘王柏、代王桂、肃王模、辽王植封于洪武十一年。直到洪武二十四年，即皇太子朱标得病的去年，又封了庆王、宁王、岷王、谷王、韩王、沈王、安王、唐王、郢王、伊王。

在朱标的二十几位亲兄弟之中，有的已经夭折，有的年纪太小；而年纪不算太小，已经能够参与国事“为皇上分忧”的，或直言曰“能对明王朝产生影响的”亲王之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属皇后所生，即他的嫡亲兄弟，共有四位，即老二棣、老三栢、老四棣、老五柿。其他的，都是洪武帝之孙妃、李妃、郭妃或其他姓氏不详的妃们所生的了。

太子对朱棣、朱相、朱棣最为重视，十分操心；尤其是老二秦王棣，他更是爱护备至。但竟是老二让他伤透了脑筋啊！

此事还得从建国之初说起。朱元璋雄才大略，放眼长远，曾与群臣商议迁都。候选的城池如洛阳、开封等虽也有诸多优势，但权衡再三还是选中了关中即陕西西安。恰如御史胡子祺所说：“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普天下莫如关中也！”朱元璋很以为然。但不知为何，此事议过，却不了了之。

迁都事虽已搁浅，但毕竟“普天下莫如关中也”之论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为控制西北，便将其嫡亲二子朱棣封为汉王，驻藩西安。足见其对二皇子的器重。然而，不承想朱校并不领情，倒是私下里常吐怨言，怨父皇罚他来边远贫瘠地方受苦。埋怨倒也罢了，竟十分骄纵，对地方官吏和驻边将帅多有不恭，甚至滥杀无辜，惹得民怨沸腾。他以为离京城太远，父皇对他的言行听也听不清看也看不爽，想管教亦是鞭长莫及。殊不知父皇因过分的器重，也便予以格外的“关心”。

洪武帝何等人物？他可不是浑浑噩噩糊糊涂涂的庸王。秦王的诸多恶行劣迹早已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他的耳朵。于是，龙颜震怒，决定治朱棣以罪。

然而，真要治罪了，他却又考虑得很深很深……

洪武帝担心的倒不是一般的犯法违科，而是朱棣这小子在关中究竟有无“异谋”？倘有“异谋”，这小子以“河山之胜”、“诸侯之望”，“举天下”而与老子抗衡，那可怎么得了啊！

思忖再三，洪武帝秘密将秦王押回，交宗人府看管审查。同时令皇太子前往陕西，调查取证，然而太子出行的名义是“巡抚陕西”，慰问关中父老及驻边将士。

就在去年的中秋八月，太子朱标点齐了随行的文武臣僚，浩浩荡荡地出城了。

出城那日，本来天气晴朗，却忽然彤云蔽日，轰隆隆一阵霹雳震撼殿宇。洪武帝大为惊骇，是夕竟夜无寐。辗转反侧，遂召来精通《周易》者入宫占卜吉凶。然后遣中官持谕追赶太子的车驾。

第二天，太子在路上见宫中乘笔太监胡公公飞马而来，喘吁吁高呼“太子接旨”。他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未免忐忑。不想圣谕的意思却是：

“尔昨渡江，震雷忽起于东南，是威震西北之兆也。然一句久阴未雨，惟有雷火，颇令人疑。因占有‘阴谋’，特嘱尔宜慎举动，严加宿卫。至陕则施仁布惠，以回天意。钦此！”

太子连读三遍，一时未捉摸透皇上的深意。

经数千里跋涉，好不容易到达西安，时令已是秋末冬初。顾不得鞍马劳顿，太子忙巡查视事。陕西本是大省，辖八府二十州九十五县。不要说踏遍山山水水，就是挨个儿到九十五座县城站上一站，那也不

是轻松的勾当!更无须说,还要接见地方官吏,赏赐有功之臣;还要视察兵营,激励各级将士;还要理刑狱,查仓廩,访问耆老,拜谒寺庙……虽是象征性的,却也劳神乏骨。

自然,最要紧的还是调查秦王究竟犯了怎样的罪愆。查来查去,看来主要是恃宠放纵,未能严于律己。间或潜出王府拈花惹草,竟至强奸民妇,进而又指使扈从将民妇之夫活活打死。此外秦王口无遮拦,常于酒后发泄对皇上的不满;尤其对“迁都西安”一事过于敏感,竟至口吐脏字,大骂持此议者纯是“浑鸟”!……自然,如果设身处地为秦王着想,其真实意思,大概是担心迁都之后,失去他所眷爱的这座王国吧?

然而,秦王究竟有无“异谋”?

此事干系重大,却也最是难查。

何为“异谋”?皇上说的“异谋”指的是什么?

太子倒是在秦王府里住过,却并不见有什么“杀气”。他亦曾拐弯抹角地试探过与秦王最投契的人,包括卫所将校们的口风儿,竟也瞧不出有异常的迹象。总之目前为止他还拿不到秦王有“异谋”的证据。

归根结底,皇上此番令他来处理秦王一案,他老人家究竟想的什么?设若皇上是要治之死罪——依皇上的秉性,未必“虎毒不食子”,“异谋”的小把柄儿说安也是能安得上的!然而,设若皇上不欲治之死罪,而仅仅是要摆一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姿态,做出番“大公无私”的样子给世人瞧,那“异谋”之谓纯属无稽之谈呢!

……对了!父皇曾特为谕示他“震雷”云云,是否要他“雷声大而雨点小呢”?

皇太子朱标反复揣摩。总不得要领。

他当然知道，此番巡陕，是要锻炼他处置棘手事务的能力。皇上亦曾谕示他：“自古创业之君，历涉勋劳，达人情，因物理，故处事妥当。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昔练达，少有不谬者。”这回就是要看他是否能达人情因物理，处事妥当。办得漂亮不但皇上高兴，就是天下臣民亦得服膺钦佩；而一旦将事情办砸，其后果如何，他一时还想象不出……

皇太子又是疑惑，又是愁闷，又有点烦躁不安，又有点胆战心惊。这万般苦处，却又不好向别人倾诉，于是便化作毒液，侵害了五脏六腑。更兼初到西北，水土不服，食也食不好，睡亦睡不宁，爬山越岭，颠蹶蹉跌，渐渐便支撑不住，已然有恙在身了。

但他必须强打精神，不能让别人瞧出一丝病态。因为他是太子，是国之“储君”。人们喜爱的当然是一位身体强健、精力充沛而且既有仁爱之心又有治国才能的天才！

毕竟巡抚陕西的时间有限，他必须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对皇上、对国人甚至对秦王、对自己都要有个交代。于是在征询了护从大臣的意见之后，采取些明里暗里的手段，将秦王强奸妇女致死人命的事情化解，使原告苦主当堂撤诉。至于秦王说的些个“醉话”，虽也有只言片语属实，但迭经人们传播，苍蝇已变成了大象。权且记录在案，待回京与秦王质证，然后请示圣裁。

皇太子好歹熬到农历十一月末。“冬至”将至，陕西早已是冰雪封地，彻骨之寒眼看要将病孱之躯击毙。只好打点行装，撤返京师。

他斜躺在轿车里，一面借手炉、脚炉取暖，一面偷偷服药，在半昏迷状态里与鬼魅抗争。

他有时望着茫茫雪野，觉得此行与此生或许如雪野般的一无所有。

太子此番巡陕，倒是有一件意想不到的收获，那便是在他离开西安之前，忽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士子来拜，并献上一张陕西省的地图。展开一看，不禁又惊又喜：只见全陕西省八府二十州九十五县，一山一水，一关一隘，沟壑草木，矿产资源，皆朗朗分明，标得清楚而准确。他重赏了进图者。乘着一时的兴奋，准备草拟一份《进图表》。他知道对父皇来说这是一份极好的礼物。父皇不喜欢珠宝，喜欢的就是土地。他太了解父皇的脾性了！

他在《进图表》中含蓄地表达了勘察测绘之苦。他相信父皇能从这地图上看到皇太子的足印……

然而略一思忖，他又突然有了另外的想法，并为刚才的想法感到了羞愧。

他“哧哧哧”地将《进图表》草稿撕碎……

三

“唉！也真是折磨了二弟！”病榻上的皇太子又喃喃着。

自打巡抚陕西回来，朱棣便三番五次派人来东宫打探消息。但太子不漏一点口风，闹得朱棣提心吊胆，如热锅上的蚂蚁。

其实，不要说朱棣，连太子本人也心里没底。

最近的几年，说是“君臣和睦”、“国泰民安”，但奸佞出的也不少，连开国的功臣勋旧都有不少落马。轻则发配，重则杀头，甚至株连九族。尤其是一个“胡惟庸案”，牵连了多少人啊！先是胡惟庸以左丞相职图谋不轨而伏诛，一时震动朝野。而后又有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胡党”共一万五千人受株连。甚而太师李善长畏罪自缢；致仕大学士宋濂（曾经是太子标的师傅）被抄家、发配，死于路上。父皇近来又命刑部以肃清逆党事“播告天下”，告示上被列入“胡党”

名单的就有韩国公李善长，列侯胡美、唐胜宗、陆仲亨、费聚，已故侯顾时、陈德、华云龙、王志、杨璟、朱亮祖、梅思祖、陆聚、金朝兴、黄彬、薛显，以及都督毛骧、陈万亮、耿忠、於琥，凡二十人。对这些人的罹祸，虽多是其咎由自取，但太子心里，却隐隐有些痛惜。

那一回，他大着胆子为李善长说了几句话，不仅未起作用，反倒惹皇上生气，也伤了他们父子间的和气。

那是洪武十三年的一個春日。天气晴朗，太子陪皇上在乾清宫议事。其实胡惟庸刚刚伏诛，而李善长因与胡有戚谊关系而受牵连，皇上欲加之罪。太子对李善长虽无很深的了解，但以前母后在日，曾听她说过李善长的一些好话，便向皇上进谏。说：“父皇诛夷过滥，就不怕忠臣们寒心吗？”皇上一时默然。稍顷，令人取来一根棘杖，放到地上，对他说：“那是什么？汝且为我取来一看！”太子因惧棘针刺手，便没有拣取。不料父皇又说：“拣呀！为何不拣？是怕刺手吗？”随即意味深长地笑道：“朕令汝取棘，汝以为棘上有刺，怕伤汝手。若得棘刺除去，不就无虞了吗？朕如今所杀的大臣，便是为汝除刺，汝难道不明白朕的良苦用心吗？”……但当时太子并不感激父皇这种“拔刺”的办法，倒凭了年轻气盛，直抒胸臆。便与父皇争辩说：“父亲的用心儿臣当然知道。但儿臣愿意父皇用尧舜的办法……。”说着说着，有句话就说得太冲，太过刺激：“父皇难道就不明白，‘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吗？！”于是惹得父皇怒不可遏：“什么？汝是讥我为桀、纣吗？！”随手搬起御座向太子头上砸去……

如果说父皇处置大臣是为储君拔除棘刺，太子亦能理解；但令他痛苦的是，何止大臣，尚有自家的骨肉兄弟呢！朱梓是如何死的呢？

潭王朱梓是太子的八弟。他一直驻藩长沙，远离京都，按说不会与谋逆的奸党沾上边儿的。可谁知因为他的岳父於显及妻弟於琥坐胡

惟庸党而被诛，他自己也便恐慌不安。果然有人告他“潜谋作乱”。父皇便立即召他来京受审——就跟这一回对待秦王朱棣毫无二致。偏潭王十分愤恨，索性“破罐子破摔”豁了出去，根本没有秦王朱棣的明智——于是愤怒对传旨的大臣喊道：“我不去！我宁见阎王，不见贼王！”说罢，撵走大臣，关闭宫门，与其妃於氏紧抱一起投入柴薪。顿时火光冲天，连同整座王宫化为灰烬！……

长沙的那把火已经烧过去两年了，但是那种烧焦的肉体的气味仍在。太子间或也梦见那火，烛天烛地，而人在火焰上舞蹈。有时那在火焰上舞蹈的并不是梓，而是其他人，甚至也包括了自已！

他也常在梦中请求梓的宽恕。虽则他也知道，那治梓于死地的并不是他，而是父皇。但他毕竟是太子，他应该能在父皇面前为兄弟说几句话的。可惜他没有说。为此他深怀愧疚，意识到这将会影响到他的寿夭！

也许，正因为有潭王梓的前车之鉴，他这回必须为秦王棣开脱了。

那刚好是春节的前夕。太子风尘仆仆回来，急忙去文华殿觐见皇帝。他记得那日奇冷。从东宫到文华殿并无多远，他却已手足冰凉。车子里的太子觉得寒彻骨髓，突然间有一种诸葛武侯在五丈原巡营时的滋味。

皇帝年逾六旬，但健康得令他羡慕；而他刚刚四十出头儿，已自觉行将就木了。

父皇照例说了几句慰劳的话，马上切入正题，由太子禀报赴陕的前后经过。他说，遵照皇上旨意，他在陕西“施仁布惠”，使庶民咸颂万岁恩德……但皇上听得并无兴趣。或许，此类颂词皇上听得太多而腻了吧？听着听着，皇上突然插问一句：“你是伤风了？怎地一直咳嗽？”

“哦，儿臣是有一些儿伤风，但并无大碍。”他这才意识到这才是嗽声不断的。他甚至还往小太监手捧的盂里吐过几回痰。

“那就快说说秦王的事吧！”

“是！臣遵旨……”太子知道这才是“正题”的开始。他字斟句酌，把早已默念过的奏稿再念一遍。一面念，一面察颜观色。

他当然先从无关紧要的事上说起。的确不错，秦王对自己太过放纵，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些不该做的事。但多系身边的人

误导教唆。儿臣已将所关涉之人带来，候皇上查明后交有司发落……他看了看皇上，见皇上眯着眼睛，神色平静，知道他的所供与秦王之所供比较契合，没出什么纰漏。他又看了看龙案另一侧侍立的几位大臣——刑部的尚书和侍郎，大理寺卿和左、右少卿，还有一位御使。大家只知道面对皇上诚惶诚恐，而对他的陈奏，看似听得仔仔细细，但也许什么都没有听到。太子擦了把汗。他估计秦王的命运会比潭王的好。

太子继续陈奏。终于接触到最为重要的亦即有无“异谋”的问题了。对于这个问题，太子在心里准备了几套奏稿，他可以随时根据皇上的态度变换说法儿。当然，他已打定主意要为秦王开脱、转圜。但绝对不会如洪武十三年那回，因言语不当而差点让父皇的椅子砸到头上。

他说道：“秦王极其关心军事，时常带领王府护卫练兵习武”……此时皇上的眼睛一亮，眉毛一耸。“然则经臣一查，他这是谨遵圣训：不要以为天下既定便丢弃了弓箭刀枪。皇上不是亦时常考核文臣们的箭法吗？”……此时皇上微微颌首。旁边的大臣们也互相觐上一眼。